

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

計畫名稱：先秦憂患思想探微

子計畫六：墨子憂患思想探微

計畫編號：CNCW94-01-06

子計畫主持人：藍麗春

前言

墨子是先秦諸子中之傑出思想家與技術人才，約生於在孔子後、孟子前，司馬遷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謂：「蓋墨翟宋之大夫，善守禦，為節用，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。」時當春秋戰國之世，天下紊亂、民不聊生。墨子出身匠人，在困苦環境中成長，嘗學於儒家，但認為依循周禮的儒家所提倡的禮樂文化過於奢華，乃棄周道、用夏政，自創墨家學派，標榜兼愛、非攻、非樂、節用、節葬、尚賢、尚同、天志、明鬼等思想，所論幾皆與儒家相反。墨子胸懷偉大的淑世情懷，崇尚大禹簡樸為公與務實求是、任勞任怨的精神，行事風格刻苦自勵，俾求拯救世人，連批評墨子最力的孟子亦讚其：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而為之。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。在先秦九流十家中最具宗教家的慈悲與救世熱情。

值此脫序亂世，先秦諸子所面對的共同問題為：針對周文疲弊與天下混亂，謀求如何重新改造社會以拯救亂世之局。在此種濟世救民的思維下，墨子認為天下之所以混亂，在於世人自利自為而不相愛，是以當利益衝突之時，恆不免損人以利己，由此而造成天下大亂。欲止此亂，當從根本上使人能兼相愛、交相利，亦即冀望在秩序之重建中興天下之利，遂形成一功利主義之立場，因此墨家哲學是以功利實效決定價值的一種哲學立場。墨子有此哲學觀點，係源出於當時頻仍的兵燹之災，戰爭讓生靈塗炭，造成「飢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勞者不得息，三者民之巨患也。」（《墨子·非樂上》）故墨子甚重視非攻，以求減少人為的破壞與損耗，此種思維進路可謂甚具悲天憫人、撥亂反正的憂患思想，頗值得吾人深入剖析。

結果與討論

一、墨子的「憂患」思維意涵

「憂患」一辭最早見於《周易》，原意係指「身處憂患困境之中，如何奮發以衝破難關。」

《易·繫辭傳下》云：

易之興者，其於中古乎？作易者，其有憂患乎？……易之興者，其當殷之末世，周之威德耶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？是故其辭危……，懼以終始，其要無咎，此之謂易之道也。

《周易》是殷周之際，文王西伯昌被紂王拘囚於羑里時所作，〈繫辭傳〉「懼以終始，其要無咎」所展現的憂患感受，深蘊著反求諸己的堅強意志與奮發精神，此即當時文王被拘囚羑里時的自處之道。司馬遷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中曾引「西伯幽而演周易」等句以自我惕厲，因此《易經》中之「憂患」意指身處憂患困境之中，如何奮發以衝破難關。到孔子時，其意涵已擴大深化為尚未經歷逆境前的一種先驗性、預備性的思維，是以孔子云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、「德之不修、學之不講、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，此種思維模式誠較原意的身陷險境時再圖化險為夷、轉危為安，更具宏觀性與前瞻性。墨子生於孔子之後，又曾學於儒家，其憂患思維之意涵亦與孔子同，屬於先驗性、預備性的思維。

二、墨子的憂患思想體系

《墨子》原典中並無言及「憂患」二字者，但提及「患」字者有十筆，分別見於：〈七患〉、〈三辯〉、〈非樂上〉、〈非攻中〉、〈非命中〉、〈非命下〉、〈經下〉、〈經說下〉、〈貴義〉、〈魯問〉等篇，其中〈七患〉、〈非樂上〉、〈貴義〉、〈魯問〉等四篇所言的「患」字義同於「憂患」，而以〈七患〉中的論「國有七患」與〈非樂上〉的論「民之巨患」二處，分從「國家」、「人民」兩種相對的角度闡述其憂患思維，最具系統性。本研究即針對此四處原文進行討論。

甲 興天下之利

周王室東遷後日趨衰微，無力羈縻諸侯，於是列國力征，相互攻伐，戰亂頻仍，此即墨子所處之時代，墨子在〈明鬼下〉描述當時情形云：

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，天下失義，諸侯力正，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，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，正長之不強於聽治，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。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，以兵刃毒藥水火，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，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，由此始，是以天下亂。

因天下失義，諸侯力征，造成人倫崩解，社會脫序，是以天下亂。天下大亂是既成之事實，則當如何始能撥亂世反之正而興天下之利，是墨子思考的主題，墨子認為：

仁人之事者，必務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去天下之害。然當今之時，天下之害孰為大？曰：「若大國之攻小國也，大家之亂小家也，強之劫弱，眾之暴寡，詐之謀愚，貴之傲賤，此天下之大害也。」（〈兼愛下〉）

嘗察亂何自起？起不相愛。臣子之不孝君父，所謂亂也。子自愛，不愛父，則虧父而自利，弟自愛，不愛兄，則虧兄而自利，臣自愛，不愛君，則虧君而自利，此所謂亂也。…若使天下兼相愛，愛人若愛其身…若使天下兼相愛，國與國不相攻，家與家不相亂，盜賊無有，君臣父子，皆能教慈，若此則天下治。（〈兼愛上〉）

墨子悲天憫人，憂時憂國，認為當今社會強凌弱、大欺小，天下大亂，其根源皆出於人之自私自利，不能相愛而起。欲止亂為安、興天下之利，當先言兼愛，有愛方有利，有愛方能止戰，人內心若無愛之動機，則社會公利無由表現，唯有人人兼相愛、交相利，才能令天下治。

乙 兼愛非攻

墨學樸實無華，在興天下之利的大原則之下，乃是以現實愛利為其首要之關懷，也唯有直接相應於現實情況與人民需求，才能達到救世利民的偉大理想。面對當時諸侯政爭、戰亂頻繁，生靈塗炭的大不義現象，墨子直接的回應，便是呼籲停止戰爭，是以有非攻之論，墨子認為：

殺一人謂之不義，必有一死罪矣。若以此說往，殺十人十重不義，必有十死罪矣；殺百人百重不義，必有百死罪矣。當此，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謂之不義。今至大為不義攻國，則弗知非，從而譽之，謂之義，情不知其不義也，故書其言以遺後世。若知其不義也，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？今有人於此，少見黑曰黑，多見黑曰白，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；少嘗苦曰苦，多嘗苦曰甘，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。今小為非，則知而非之。大為非攻國，則不知非，從而譽之，謂之義。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？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，辯義與不義之亂也。（〈非攻上〉）

是故子墨子曰：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當若繁為攻伐，此實天下之巨害也。今欲為仁義，求為上士，尚欲中聖王之道，下欲中國家百

姓之利，故當若非攻之為說，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。〈〈非攻下〉〉

戰爭造成重大的損毀與破壞，也令百姓流離傷亡，在物質資源不豐盛的春秋戰國之世，不僅是重大打擊，也是「天下之巨害」，因此，欲求興天下之利，避免可能發生之戰爭，才是對治之良方。而欲人止戰非攻，則當先使人能相愛相利，能兼愛則能非攻，進而能興天下之大利。墨子的兼愛非攻之說，並非止於空談，其付諸實踐的動力亦十分積極，〈公輸〉所載墨子止楚伐宋即是墨子非攻理論的具體行動，〈公輸〉載云：

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，成，將以攻宋。子墨子聞之，起於齊，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，見公輸盤。…子墨子見王…王曰：「善哉！雖然，公輸盤為我為雲梯，必取宋。」於是見公輸盤，子墨子解帶為城，以牒為械，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，子墨子九距之，公輸盤之攻城械盡，子墨子之守圉有餘。公輸盤誑，而曰：「吾知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。」子墨子亦曰：「吾知子之所以距我，吾不言。」楚王問其故，子墨子曰：「公輸子之意，不過欲殺臣。殺臣，宋莫能守，可攻也。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，已持臣守圉之器，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。雖殺臣，不能絕也。」楚王曰：「善哉！吾請無攻宋矣。」〈〈公輸〉〉

公輸子為楚新造攻城之械雲梯，楚於是欲伐宋。墨子為救宋，不惜千里之遙，星夜趕路至楚，極力說服公輸子，其後為說服楚王甚且與公輸子進行沙盤推演的攻防戰，墨子技高一疇，楚王欲殺墨子滅口，然墨子事先已安排弟子三百人助宋防守，楚王見無法得逞，只得放棄攻宋之舉，墨子也因而化險為夷。墨子此種為救宋不惜犧牲生命之決心，不僅令人嘆服，而其免宋亡於事先之憂患思維，更深具崇高的人道精神與積極意義。

丙 國之七患

國君是興天下之利的關鍵人物，因其擁有最高的權力，能主宰對天下有利的種種措施，是以墨子主張人君當思盡心政事，預先擘劃治國藍圖，儲積糧食武器，修葺城郭，且將人為疏失或人為有意的破壞如戰爭等，防患於未然，則能減少無謂的損失，令百姓安居樂業，此為墨子憂患思想的主要部分。〈七患〉云：

子墨子曰：國有七患。七患者何？城郭溝池不可守，而治宮室，一患也；邊國至境四鄰莫救，二患也；先盡民力無用之功，賞賜無能之人，民力盡於無用，財寶虛於待客，三患也；仕者持祿，游者愛佼，君脩法討臣，臣懾而不敢拂，四患也；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，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，四鄰謀之不知戒，五患也；所信者不忠，所忠者不信，六患也；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，大臣不足以事之，賞賜不能喜，誅罰不能威，七患也。以七患居國，必無社稷；以七患守城，敵至國傾。七患之所當，國必有殃。…故食無備粟，不可以待凶饑，庫無備兵器，雖有義不能征無義，城郭不備全，不可以自守，心無備慮，不可公應卒。

〈七患〉係針對人君而發，主旨是指國家的禍患有七，皆出於國君只知享樂而怠忽政事。此七患為：治皇宮而不修城池、與鄰國不和睦以致無外援、恣意耗費民力財力、君臣不交心、人君狂妄自大、無識人之明、糧食匱乏與信賞不分等。此七患所在之處，國家必遭禍殃，因此，人君當以此七患為戒，而致力於關懷百姓，用心政事，凡事當事先擘畫準備，以待不時之需，例如預備粟米以待饑年、整備軍武以防戰爭、修築城郭以求自保、結交鄰國以增外援等等，有此居安思危之心，才能使國家百姓生活安康。

丁 民有三患：

〈非樂上〉的「民有三患」主在說明百姓所求只在能安居樂業而已，而此願望是否能實現，

仍然視國君是否心存國政而定，是以此處可視為是〈七患〉之補充說明。〈非樂上〉云：

民有三患：飢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勞者不得息，三者民之巨患也。然即當為之撞巨鍾、擊鳴鼓、彈琴瑟、吹竽笙而揚干戚，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？即我以為未必然也。

而對人民飢而無食，寒而無衣，勞而不能息的迫切困境，墨子立於百姓之立場，提出三個對策，即必使「飢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勞者得息」，目的在於教人君體認，百姓真正需要的是得以維持生活的基本物質條件，惟有滿足百姓的需求，國家才會安康富強。墨子並舉當時實例見證所說云：

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：「衛，小國也，處於齊、晉之間，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。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，則速亡必矣。今簡子之家，飾車數百乘，馬食菽粟者數百匹，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，吾取飾車、食馬之費，與繡衣之財以畜士，必千人有餘。若有患難，則使百人處於前，數百於後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，孰安？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。」（〈貴義〉）魯君謂子墨子曰：「吾恐齊之攻我也，可救乎？」子墨子曰：「可。昔者，三代之聖王禹、湯、文、武，百里之諸侯也，說忠行義，取天下。三代之暴王桀、紂、幽、厲，讎怨行暴，失天下。吾願主君，之上者尊天事鬼，下者愛利百姓，厚為皮幣，卑辭令，亟遍禮四鄰諸侯，馭國而以事齊，患可救也，非此，願無可為者。」（〈魯問〉）

齊魯交界，齊大而魯小，是以魯君常懷齊國來伐的憂懼。墨子建議魯君之保全方法為：於上尊天事鬼，於下愛利百姓，交好四鄰諸侯，集全國民眾之力去面對齊國，則此種憂慮即能解除，並無其他良方。墨子認為尊天事鬼、專心國政、事先防範等舉措，則即使強齊在旁虎視眈眈亦不足為懼，魯國仍然可以高枕無憂，由此可知事先準備、防患未然，誠為墨子憂患思想之主要內涵。

總之，墨子的憂患思想，並非侷限於個人自我的修養與道德提昇方面，而是從大處著眼，其所思所重在於興天下大利、謀國家長治久安及百姓生活的安居樂業，心懷慈悲，格局大而寬廣，誠具備偉大的情操。

自評

首出「憂患」一辭的《易經》，原即儒家六經之一，而孔子的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、孟子的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，更深化與擴大子憂患的內涵，是以儒家學派在先秦諸家中最具備憂患思想，在學界中已成定論；相對的，對於墨子憂患思想的討論就極少見，前賢對墨子之研究，多著力於其積極救世的宗教情懷、或將重點放在兼愛、非攻、天志、明鬼、尚賢、尚同、節用、節葬、非命、非樂等十項主張的探討上。墨子為先秦諸子中最具慈悲心與宗教熱情的思想家，兼愛、天志固為其思想之核心，但其悲天憫人、憂時憂民的憂患思維，重要性與價值當更在尚賢、尚同、節用、節葬、非命、非樂等政治觀與文化觀之上。本研究「墨子憂患思想探微」即將重心放在探討墨子的憂患思想，不僅提供墨子研究一特別之面向，也提出前人未曾言及的論述，誠甚具創新之意義。

參考文獻

- 孫詒讓 墨子閒詁（四部刊要本） 台北，世界書局，1986年版
畢沅 墨子注 台北，成文出版社，1977年版
梁啟超 子墨子學說 台北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8月台四版
史墨卿 墨學探微 台北，學生書局，1978年9月再版
任繼愈 墨子與墨家 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4年9月初版

- 陳問梅 墨學之省察 台北，學生書局，1988年5月初版
- 吳進安 墨家哲學 台北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3年2月初版
- 魏·何晏注，宋·邢昺疏 論語正義（十三經注疏本）藝文印書館 1982年九版
- 漢·趙岐注，宋·孫奭疏 孟子正義（十三經注疏本）藝文印書館 1982年九版
- 魏·王弼 韓康伯注，唐·孔穎達疏 周易正義（十三經注疏本）藝文印書館 1982年九版
-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 台北，東大圖書公司，1986年2月出版
- 牟宗三 中國哲學的特質 台北，學生書局 1990年版
-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 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8年11月九版
-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 香港，太平洋圖書公司，1970年2月再版
- 羅光 中國哲學思想史（先秦篇） 台北，學生書局，1982年版
- 勞思光 中國哲學思想史（先秦篇） 香港，中文大學，1971年版
- 唐君毅 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 台北，正中書局，1968年版

